



贝壳



NLIC2970622278

独家互动小说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
湖南人民出版社



NLIC2970822278

贝壳II

eashell 罗文著

长篇原创独家互动小说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贝壳. 第2部 / 罗文著. —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5438-7515-9

I. ①贝… II. ①罗…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96383 号

贝壳. 第2部

出版人: 谢清风

责任编辑: 张志红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http://www.hnppp.com>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编: 410005)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印刷

*

2011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710×960mm 1/16 印张: 17

字数: 351,000

ISBN978-7-5438-7515-9

定价: 24.8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

*

成长是需要代价的,也是需要保护的
当我们毫不设防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时候
周围的一切无时无刻不对我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而这一切不幸
非但没有将我们打垮
反而让我们更加成熟,更加坚强

九月的秋天依然沉浸在酷暑的怀抱里，火辣辣的烈日拼命地炙烤着城里的每一寸土地。在这座亚热带城市里，人们感觉不到夏秋换季带来的变化已经很多年了。

如果你问我：“怎么知道是秋天了？”

那我可以告诉你，因为我的暑假刚刚结束。

暑假，对于我来说已经失去了她的意义，每天依旧顶着火红的太阳迎着闷热的天气背着山一样的作业穿梭于补习班—图书馆—家宅三点一线之间，挥着汗水咬着牙终于熬过了暑假，睁开眼睛突然发现：天啊，又要开学了！

我有种受欺骗的感觉，开学了，这种欺骗还在持续……

只是这种欺骗更上一层楼，没错，高二了，要换教室了，从原先的一楼很自然地递上了一层，二楼了。

我趴在走廊栏杆上，往下欣赏着楼底下那帮拼死拼活考进澄景

的新生们，一张张欢欣雀跃的面孔似乎在期待着什么，他们那种自豪与骄傲的神情毫无例外地张扬着一个共同的梦想——说出来有点俗，但却是全社会公认的、追求的——大学，教育的终极目标，这也是他们来这的目的，因为整个社会都相信澄景能帮他们去实现这个梦想，自然，他们也很相信。

每个人都有追求的权利，但不一定每个人都有追求的资格，也不一定都能追求到好的结果。周世杰在拼命的追求中选择了放弃，或者说他注定没有资格，埋汰了他外公对他的一片期待。

而丁歆呢？为了梦想，不惜借老师之手夺走我的竞赛名额，就在快要成功的时候，她失败了，她不甘，毅然打起了陆未公子的主意，可是，她的如意算盘又落空了……

这世上，有人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努力，但也有人为了改变他人的命运而存在。陆未，或许就是第二种人，一个念想、一种情绪，就逆转了另一个人的命运。

面对他对丁歆的残忍，我总是有种莫名其妙的愤怒，是同情弱者，还是鄙弃强者？

记得当他很镇定地问我“你想要这机会么？”我冷冷地回了一句：“你还是拿回去喂狗吧。”

我转身离开的时候，不忍心地问了一句：“你怎么下得了手？”

“因为她不配。”

“你就配吗？”我有点愤怒。

“我不配，所以我不要。”陆家大公子头一扬，显得很不屑。

“但你还是拿了，还藏着掖着。”

陆未难得的一次涨红了脸默然不语。

看着他这副表情，我不忍心再说什么了，到嘴的“卑鄙”两字硬生

生地咽了回去。

我们没有理由去责难丁歆对改变自己命运的不耻追求，自然，也没有理由去叱责陆未这种对能改变他人命运的能力的滥用。

一只大手突然在我眼前晃了晃，那双白嫩得有点像女生的手不用想我都知道，肯定是陆未同学，果然是这个传奇人物，他正用一脸似笑非笑的神情看着我：“怎么了，在想你的青梅竹马啦？”

“你才想呢，我在看下面那帮小毛孩！”我撅嘴说完继续盯着一楼。其实我确实想纪白了，不知道现在的他搬到哪去了？又调到哪个班级？

“你想知道你的纪白在哪么？”陆未同学一脸不怀好意的笑。

我有点不相信现在的陆未了。他？怎么会知道？但我还是被他这句话给收买了，我用犹豫的眼神盯着他：“你真知道？”

陆未很给面子地朝走廊的尽头看了看，顺着他的眼光看过去，一个熟悉的身影正用和我同一个趴着栏杆的姿势往下看。

“(10)班，其实离你并不很远，可惜，人家估计想的是另外一幢楼。”陆未说着看了看学校艺术楼的方向，我知道他说的是谁。

“你想的也是那一幢楼吧！”我报复性地回了他那么一句。

陆未神情强装镇定地瞟了我一眼，隐约泛出一种做贼被抓的尴尬，为了避免这种尴尬愈发清晰可见，陆未“切”地一声甩甩手走了。

我忍不住往艺术楼方向看去，似乎看见了另外一个人。

一年一度的暑假，当我们大部分人或忙于补课，或忙于度假，或忙于懒惰的时候，总会有那么一些人，辛辛苦苦为自己的生活劳碌奔波——Shell 很不幸地加入了这个行列。

丁梅香依然不死不活地在医院躺着，耗尽那点象征性的拆迁补偿金之后，继续研磨着 Shell 不辞劳苦奋斗来的那么点微薄收入。持续的医药费、学费、生活费，这对一般的家庭来说，本身就是一个悲剧，对一个单亲的苦难家庭来说，不难想象会是一个更大的杯具。

火烘烘的夏季浇铸整个白色的八月，岩浆一般倾泻在头顶，整个街道都蒸腾着海市蜃楼一般的雾气，商场大门紧紧关闭着，宣誓守护着里边的每一寸冷气。里边天堂般的凉快，外边地狱般的炙热，门里门外隔着这种冷与热，似乎也在彰显着一种等级差距。

Shell 常在这无数个门外，扛着焦灼的阳光，花上整整一天的时间站在被烈日炙烤得发烫的大街上派发着成千上万的传单。

这样的忙碌辛苦对于一个经济毫无保障还要不断烧钱的家庭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你要知道，这个社会，很多很多的低保家庭或者失业家庭甚至还找不到一份糊口的工作。但你也别以为 Shell 是无比的幸运，这种看似幸运的忙碌是踩在无数次的欺骗和挫折上成长起来的。

每年的暑假，对 Shell 来说都意味着新一轮觅食行动，她就像一只脱笼的兔子，刷地蹿了出来，开始肆无忌惮地活跃在广袤的土地上，寻找着更多更嫩更好的草料。

Shell 从杂乱无章的一大叠报纸的广告中海底捞针般寻找着兼职信息，每看见一条就有种如获至宝的兴奋。她喜欢传单类的兼职，这种活除了费费时间，没有任何压力，你只要跟傻子一样站在或走在人流量超多的地方不停地将一张一张的传单派发出去。如果撇开丁梅香的医药费不谈，这样的活换来的成果也够 Shell 母女俩花销了，可不幸的是，随着丁梅香医药费的持续消耗，Shell 学画的成本日益盛

增,这种简单机械的劳作换取的经济收入就越发显得苍白了。

Shell 不得不再次切入社会的每一个能赚钱的角落,猛然,她发现了一个家教中介,对,她可以做家教,辅导小学生,甚至是中考的学生画画,嗯,这个好。Shell 似乎开窍了,嘴角微微露出好久没有过的笑容,在 Shell 的人生里,恐怕也只有画画才能给她自信和动力了。

顺着报纸的地址,Shell 上演千里走单骑从城东奔到城西,再深入城西的一个有点古老破败的胡同旮旯,才找到一个名叫“名师家教”的招牌门面。Shell 兴奋得甚至还没来得及抹抹脸上的汗水就推门而进。

Shell 不禁打了个哆嗦,从烤炉突然换到冷藏室的感觉,着实不好,冷气夹带着一股浓重的烟味迎面扑来,Shell 呛得有点受不了。狭小的房间尽头是一张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桌子和椅子,椅子上正堆着一个着黑衫的胖子,脸上横着一块又一块黝黑黝黑的粗肉,他正支着一双眼珠子竖瞪着愣站在门口的捂着鼻子的 Shell。

Shell 很礼貌地走到桌子的对面。左手夹着香烟的黑胖子似乎一下子来了精神,对站在桌子边上的两个女生摆摆右手嚷道:“你们回去吧,钱是退不了的,试教不成只能说明你们的水平有问题。”

两个学生打扮的女生显得很委屈,忍着快要掉出的泪水用近乎哀求的语气说道:“老板你行行好,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要机会,那就得再交钱,交一次钱,试教一次,试教不成那就拉倒。”黑胖子用一种近乎很不耐烦的语气说完这句话,甚至连看都不想再看这两个女生一眼,转而望着正有点局促的 Shell,用一种轻得能让人听着颤抖的声音问道:“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么?”

“我们已经交了好几次信息费了!身上也没钱了,老板,能不能照顾下我们贫困生?”两个女生似乎很不甘心,一脸的无助。

“你们贫困,我还特困呢!”老板用近乎愤怒的声音朝两个女生吼道,“别打扰我工作了,你们出去吧!”

两个噙着泪水的女生很无奈也很不舍地走出“名师家教”。Shell用同情的眼光目送着她们离去,然后转过脸对着这黑胖子老板说了目的。

随即,黑胖子堆起一脸横肉开始眉飞色舞地介绍家教中介的手续、费用、试教规程等行业潜规矩,无外乎是先交钱、后给信息,顺着信息联系家长确定试教,当然,试教是免费的,且只有一次机会,试教成功,按时收费,试教不成,那还得重新交钱,再换个家教信息,再试教,如此反复。他压根不想知道 Shell 是什么水平。

Shell 掐指算了算,信息费是 100 元每条,试教成功后,是每小时 100 元,每天 2 小时,那每天也能赚 200 了,扣除信息费和第一次试教的成本,往后赚的就是自己的了,挺划算。Shell 对自己的试教似乎很有信心。

Shell 抿了抿干渴的嘴,从包里翻出一张褶皱了的一百元,交到黑胖子手中。黑胖子假正经地开了张收据,再从抽屉里翻本本装模作样找出一个电话号码,写在收据的背面,递给 Shell。收据背面写着的电话号码,就是信息,一百大元换来一个号码。Shell 拿着收据迅速逃离了这个貌似庄严其实充满烟臭味的家教中介,她恶心这个人,也厌恶这种地方,要不是为了赚钱,她绝不会再踏进这个地方半步。

拨通那个买来的电话号码,Shell 联系了家长,电话谈得很成功,很顺利确定了试教的时间地点,听得出对方貌似一个很通情达理的女家长,这让经济快要濒临崩溃的 Shell 有了种喜出望外的感觉。

二

Shell 揣着这份喜悦匆匆忙忙赶回医院。当天庭把帷幕垂下来的时候,已经快晚上八点。

正愁着食堂快关门要赶紧给妈妈打晚饭的 Shell 冲进病房,却狠狠地撞上了一团软绵绵的东西,“噢,纪白!”Shell 惊讶地叫了出来,“你怎么来了?”

纪白涨红着脸,吞吐着说:“我刚给阿姨打了饭,准备去打开水来着。”

Shell“噢”地一声,这个年纪的她似乎还不知道该如何习惯说出谢谢,或许是因为得到的帮助实在太少,压根就没好好地谢过谁,这个时候突然冒出了有点楞的纪白,让一向自强冷傲的 Shell 有点不知所措。纪白似乎也感觉到了尴尬,赶紧走出病房,嘴里飘出这么句话:“我打水去了。”

Shell 忍不住探头出来看着纪白的背影,也在看着和这个男生看似模糊而又清晰的关系。

自打丁梅香躺进医院，毫无家底的家庭摊上这个不幸的病情，原本就紧张的经济愈发紧张，Shell 无助也无奈地看着这根紧绷着的弦欲哭无泪。当纪白将积攒的、筹措的、抵押的一笔又一笔现金递给她的时候，心里除了感激，Shell 已经没了底气拒绝，她已经陷进了需要帮助的泥潭。

Shell 含着泪水写了一张张欠条递给纪白，他也坦然收下。但当她发现纪白擅自跑到游戏中心玩赌博机，希望可以将一块钱换成两块钱甚至更多给她的时候，她愤怒了，真的愤怒了，直视着他的眼睛：“你帮我，我感激你，但如果你用这种方式，请你离我远点，我不需要。”说完转身冷冷离去。

也许是这句话实在太管用，从此纪白断了这种赌博的念想，但他还是经常趁 Shell 不在的时候来医院，还是经常省吃俭用借钱给 Shell。

有一次，Shell 支着泛出感激的眼神望着纪白：“你为什么要帮我？”常和贝壳贫嘴练口才的纪白突然傻了似的，局促着默然不语。

“想追我？”这个年纪的学生或许也只有 Shell 才会如此的直白。

纪白慌乱着赶紧摆摆手：“你，你别误会，我没那么坏！”

“你以后不用再帮我了，你的钱我会还你的。”Shell 显得有点不近人情。

是的，纵使花季的 Shell 很敏感、很聪明，也无法理解纪白十几年来成长。

对于从小玩到大，同吃一根冰激凌的林贝壳，纪白已经习惯了无私的奉献，只要是林贝壳需要的，哪怕是他生命里最美好最珍贵的东西，都会义无反顾地掏出来送给她。他一直觉得自己就是贝壳的需要，直到遇见强大的陆未，他第一次感觉到了自己的苍白和软弱。对

手气场实在太强大,强大到只要一出现就足以将自己掀起来,摔在离贝壳远远的地方,他远距离地望着青梅竹马被这股气场呵护着,心里有种莫名的酸味,这种酸,让自己萌生退意。

正逐渐产生男性自尊而又天生温顺的纪白,不可能歇斯底里地冲着林贝壳或陆未表达愤怒,他无力地将自己冷落在另外一个地方,似乎在等待着林贝壳的眷顾,似乎又在无声地抗议着她的无情。不管是故意让成绩沦落,还是有意无意地援助 Shell,这或许都是试图吸引着某人的注意。

然而遗憾的是,十几岁的年纪,我们往往难以意识到这种复杂的情感思绪,更别提总是慢人一拍的林贝壳了……

一次、两次、三次……,在 Shell 忙着打工赚钱的日子里,照顾丁梅香吃饭喝水慢慢成了纪白的习惯和义务,裴媛怀疑过纪白整个暑假的神出鬼没,不止一次问纪白你怎么这么晚回来?纪白总是用很真实的语气回答:今天的英语老师布置的作业比较多。为了让这种回答更显真实,纪白总会拿出英语辅导班的作业摆在妈妈面前。裴媛对自己儿子的诚实相当的自信,但她不知道,其实纪白压根没参加什么英语辅导班,那些辅导班学费早让自己的宝贝儿子挪到另外一个女人手里了,如果裴媛知道真相,她可能会立马疯掉。好在纪白天生一副乖相貌,配上一个聪明的脑袋,换谁都没有理由去怀疑这种谎言的真实。为了把这个谎言弄得更真实,纪白在英语上没少花心思,每天总会抽出大把的时间做着自找的大把英语作业,他有的是时间,可不是?

陆未在暑假也曾拎着水果偷偷地跑到医院看过几次丁梅香,替 Shell 交过几次医药费,之所以用偷偷,那当然是趁 Shell 不在的时候,自然也是不能让纪白看见。或许你会问,Shell 不会生疑么?巧就

巧在这,Shell以为这一切都是纪白援助,心中充满感激,纪白倒以为水果是Shell买的,你要明白,他们的沟通还是相当的困难,距离无所不谈的地步尚有十万八千里,这种模糊的误解将陆未的善意化为乌有。但传奇人物总会有其神秘的一面,像我们这个澄景百年才出现的人物陆未,自然也不是那种做好事要留名之辈,他做得很坦然,也很踏实。

如果你非要问:为什么陆未也会这么义无反顾?

别看着我,我也在探索。

很快,Shell就从学生家里走了出来,应该说是被撵了出来,一脸的愤怒,什么试教啊?压根儿学生都还没见着。

一见面,学生家长就瞪大眼睛盘长问短,多大了?什么大学的啊?什么专业啊?有没家教经验啊?水平怎么样啊?有没获过奖啊?

本来就有点局促的Shell哪经得起这番狂轰滥炸式的审查,整个过程局促不安。Shell没有按着黑胖老板之前交待的一定要自己是某某名牌大学的学生,一定要说自己是国画专业,有多年的丰富家教经验,也一定要说自己获得国家这奖那奖,履历都给黑胖子安排得好好的,其实照背出来就是了。

但对于这个年纪单纯得就像一张白纸的Shell来说有点勉为其难,纵然早早涉世,也还没老练到能去欺骗一个久经社会考验的地步,更何况在这些家长的显微镜下,自己那点年纪,也不像已经是某某名牌大学的学生。

Shell一开口,自然是澄景高中艺术特招。本以为这个招牌已经足以表明自己的实力了,可换来的却是家长一脸的惊讶和愤懑:“啊?不说是某某大学的国画专业高材生么?怎么换成高中的了?这可不

行,我小孩都要准备参加中考了,你这水平怎么能辅导?”

“我参加过中考,有经验。”Shell把沉在心底的那点自信捞了出来。

“你参加过中考也不行,我还参加过高考呢!话说回来,你这小毛孩能懂啥了,资格都还没有。”家长换了一种很不屑的语气,最后很不耐烦也很不客气,“你回去吧,我们要大学生或专业老师。”

“砰”,一声关门的巨响把Shell挡在了门外发愣。

Shell绕回“名师家教”,试图去质询什么,却被黑老板递上来了一把火:你自己不按我说的去做能怪谁?好好的信息被你糟蹋了。

黑胖子的蛮横和无理将Shell心中的愤怒点燃到了极限,这能让你说的去做么,我这年纪像名牌大学的学生么。

站在黑胖子旁边刚买到信息的一个男子却不无得意:哎,你是第一次,还没有经验,下次就会成功的了,这么些家长不是很难骗哦,你随便编个什么大学都会信你的,你越年轻,他们就会越发觉得你优秀。

“喏,这是前辈,好好学学,他是高考落榜生,但却身兼数职,辅导7、8个小孩高考复习,靠的是什么,一张嘴,什么名牌大学,都狗屁东西,能赚钱就是硬道理。”黑胖子叼着一支烟,吞吐着烟圈,眼睛半闭不闭,一副天生愤世的表情。

Shell这才注意到身边的这位怪杰,怪得让人无法恭维,一身土八路白衬衫黑裤子的打扮,尖小的脑袋挂着张瘦长的脸,蜡黄蜡黄的脸色让人一看就知道缺少足够的维生素ABCDE。怪杰正嘿嘿地露出一排同样是蜡黄的牙齿朝Shell自鸣得意:我可以考虑教你怎么去取得家长的信任。

这位怪杰一张嘴差点让Shell当场喷饭,强忍着反胃快速撤回眼

光。也不知道是哪里一下子给了 Shell 勇气，她恶狠狠地甩给黑胖子一句话：要么退钱，要么给信息，再不然我就打电话曝光你们。

这句狠话收到一个非常管用的奇效，怪杰借故说要赶时间灰溜溜地走了。黑胖子眼皮很明显地跳了跳，嘴角不显山露水地扯动好几下：

“你有本事去曝光好了，我这是合法经营。”话语相当的强硬，但口气已经泄了底气。

在这狭小的房间里，上演了一幕老鹰抓小鸡的斗智斗嘴戏剧。黑老板也算行业老手，威逼吼叫外加好言劝走，但当软硬兼施机关用尽，面对 Shell 一如既往理直气壮、咄咄逼人的气势，黑胖子最终也只能心虚地选择了妥协，显得很恼怒地摔给 Shell 一个信息，当然，这个信息算免费。

拿到这个信息，Shell 并没有感觉到有丝毫胜利的喜悦，反而显得更为忧虑，费了半天嘴舌功夫换来的这种赔偿也未必是什么好事，她有一种不祥的预感。